

柴山岛：从渔业小岛到生态康养艺术岛

□王建富 文/摄

柴山岛，一座陆域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的悬水小岛。30年前，柴山岛也曾因渔业兴盛而繁华热闹，最多时常住人口达到1448人，但随着渔业资源的衰退和“小岛迁，大岛建”政策的实施，岛上居民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迁出，昔时繁盛的渔村日渐荒凉，如今常住人口不足100人。2023年，柴山岛被列入舟山市“小岛你好”海岛共富行动第二批示范岛屿创建名单，小岛面貌日新月异。从前的传统渔业小岛，正走在生态康养艺术岛的蜕变之路。

曾经生态优良的渔业小岛

柴山岛地处舟山群岛东南部，长1.4公里，宽1.2公里，面积0.91平方公里。西北与“海天佛国”普陀山隔海相望，北与洛迦山岛一水之隔，南与白沙山岛相望，是白沙山岛的姐妹岛。其与普陀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朱家尖东部景区岸距仅3.2公里。

清代以前，柴山岛地名不显，多与最小岸距仅270米的白沙山岛合称为“白沙港山”“白沙山”。直至清晚期，文献中始见“柴山”记载。因山体远高于白沙山岛，植被茂密，历史上曾是白沙山岛居民的薪柴来源，故得此名。明代以前，柴山岛与白沙山岛同属昌国县（昌国州）安期乡；清代属定海县（定海直隶厅）安期乡；清宣统二年（1910）改属定海直隶厅洛陀乡。1934年与白沙山合设白沙港乡，翌年并入朱家尖乡。1953年复属白沙港乡。2013年，与白沙山岛一同并入朱家尖街道，由普陀区人民政府派出机构——白沙岛管委会管理。

民间相传，清乾隆年间始有人登岛定居。现有张、洪、胡、戚、王等姓，其中张姓于乾隆年间自鄞县梅墟（今宁波市鄞州区梅墟街道）迁入。晚清至民国时期，柴山岛人口规模与白沙山岛大体相当。据光绪二十五年（1899）刊印的《浙江沿海图说》及民国《定海县志》记载，当时岛上有百余户居民，船只二十余号。1950年增长至230户，820人。1953年至上世纪90年代初，人口持续快速增长，



柴山岛的古树与古井

1986年达419户、1371人，1992年增至1448人，人口密度达1591人/平方公里，成为舟山群岛人口较密集的海岛之一。此后，常住人口逐年减少，至2024年仅余98人，且以老年人为主。村落集中分布于濒临白沙港的柴山岛南岸，旧称港里村。2005年，与白沙、小沙头二村联建白沙社区；2008年，三村合并为白沙港村。

柴山岛地质基础由燕山晚期花岗岩和白垩系熔结凝灰岩夹凝灰质砂岩、凝灰岩构成。虽然其面积较白沙山岛为小，山势却较之高峻不少，中部的柴山岗海拔163.0米。地势中间高，四周低，植被总面积为61.1公顷，植被覆盖率为69.3%，生态优良。除南岸外，其余海岸均较曲折，湾岬相间，危崖耸立，峭壁嶙峋，是旅游观光、海钓体验，或是欣赏日出美景的胜地。地形以朝南澳口较为开阔，在东南岸和南岸各建有钢筋混凝土固定式码头1座。

柴山岛附近海域属著名的洋鞍渔场，曾盛产大黄鱼、小黄鱼、带鱼、乌贼和鲳鱼，现多



柴山岛上的养老照料中心

产虎头鱼、黑鲷、石斑鱼等名贵鱼类，并盛产贻贝、螺、紫菜等贝藻类。岛民历来以渔业为生，拥有与白沙山岛相似的渔村风俗与渔业文化，还存有一座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天后宫。

1950年以前，岛民居所多为石墙草屋。此后居住条件逐步改善，现有民居多为二层砖混结构楼房，整体品质较好，布局集中，依山面海，错落有致，渔村风情浓郁。2017年9月，

包含柴山岛与白沙山岛在内的白沙港村，因其独具海岛特色的民居群，被公布为浙江省传统村落。

高标准打造综合康养度假区

2022年，白沙岛管委会编制《舟山市普陀区白沙港村村庄规划》，明确其发展目标为：结合文化交流、艺术创作中心、海岛展览馆、海岛图书馆等项目建设，打造“文化艺术岛”。规划实施坚持高站位谋划、高质量保障、高标准建设，在聚焦民生工程、提升白沙港村托老所服务能力的同时，启动由政府主导、民政牵头、社会和市场协同参与的“守望时光里”海岛支老项目，探索“以政促善、以善促商、以商促融”的海岛支老新路径。

在此基础上，集中收储废弃民居，激活渔村民居资源，并于2024年投资4270万元，实施“海边长亭”艺术装置、柴山岛艺术家园、谢天美术馆、海洋生物标本馆、国际建筑文化交流中心、艺术旅居养老、艺术“伙食”、特色商业街区、环岛景观道路、亲海观光村道、污水管网提升等12个工程项目。通过生态引领旅游度假、艺术提升文化品位、康养推进岛民共富，初步构建了高标准综合康养度假区雏形，形成了艺术与公益融合互动、养老与发展相互促进的海岛共富样板。

去年，连接白沙山岛与柴山岛的连岛大桥（暂名白沙柴山大桥）建设工程开工。作为柴山陆岛交通码头配套道路工程，此桥起于白沙中石化码头东侧，终至柴山东极交通码头，全长225米，项目总投资约2900万元。此桥现已基本建成，即将迎来竣工通车。此桥建成，将化作一条海上纽带，紧密串联起白沙、柴山两岛，彻底改变白沙与柴山两岛间出行不便的难题。今后居民可乘坐观光车自由往返，日常出行、物资运输、游客往来都将实现质的提升。

如今，柴山岛已与白沙山岛相连为一体，共同构建“浪舞白沙”的“海钓天堂”与海岛康养胜地。



海边人家

“美丽”随行

□蒲斌军

不知从何时起，“最美”成了热词。普陀的螺塘线也未能“幸免”——被称之为“最美公路”，读起来倒也顺口。细细想来，这“最美”二字，大约离不开那片山海，离不开沿路的人与事，也离不开彼时彼地的心境。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体会。

海边的公路，若说本岛，我首推朱家尖大乌石塘到小乌石塘那条沿海公路。这条路叫“度假村路”，沿庙跟大山盘旋绕行，沿途经过大小礁、大山尾巴，最后抵达小乌石塘。公路上方是梯状茶园，下方是樟州湾。因为地处山体制高点，视野极为开阔——樟州湾里停靠的休闲渔船、水泥码头上走动的人、错落有致的民居，一览无余。最难忘的是开捕季，樟州湾里的渔船浩浩荡荡如一系列开动的火车，在阵阵鞭炮声中开足马力冲出湾口，驶向远洋。那气势，那盛况，也只有在朱家尖海峡大桥才能感受得到。

住在东港，去趟小乌石塘着实不便。不说过桥，单是那段连绵的盘山公路，对你驾驶技术也是一次考验。开车的尚且如此，坐车的人就不得不忍受晕车的难受。东港何时也能建一条沿海公路？这个念头忽地冒了出来。沿海公路，要借山势，要具备山海风光。逐个筛选，目光自然落到了螺塘线。

与螺塘线相连的是东塘线，连接东港和塘头。夏季，公路两侧樟树成荫，只漏下几点光斑，耳畔一片蝉鸣——简直就是天然的“绿道”。沿线的茶壶厓，是个依山坡而居的小渔村。从路边往下张望，一排排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造的民居高低起伏，村里还能依稀看见

人影，几声狗吠。公交站牌下方有口水井，旁边摆了几条石凳。再行数十米，你会被一把巨型黄粉色茶壶吸引——茶壶底下是垃圾房，集功能性与观赏性于一体，算是颇为巧妙的设计。

过了茶壶厓，塘头渔村近在眼前。路面在此分叉：下坡是老路，直达塘头沙里；上坡是新路，通往茶园——就是塘螺线的起点。普陀佛茶文化节的节庆活动，多数安排在塘头茶园——这里茶园万亩，舞台宽阔，面向普陀山。谷雨前后，淫雨霏霏，却挡不住演员与群众的热情。当“佛茶文化节正式开幕”令下，数十米高的五彩烟花柱腾空而起，天女散花一般，着实壮观。

然而过了茶园，路面陡然难行，竟成了一段断头路。但见远处山体裸露，大块石头被辗成碎石，由码头运往工地。辗石声与扬起的粉尘，对当地居民的生活构成了不小的影响。原先塘头、长沙沿岸，沙质细软，怪石嶙峋。小时候，我曾独自翻过翁家岙山岗，走上两小时山路，到长沙岸滩边挖海草、捡奇石、钻岩洞。想不到三十年后，这里成了采石场。那些从山体上滚落、从码头上遗落的石子，最终被浪花推到岸边。日积月累，天然的沙滩变成了石子滩。

所幸，还有几块未被侵蚀的沙地保存完好，成了烧烤闲游的好去处。记得十多年前，与初中同学相约到长沙海滩烧烤。张同学一时兴起，将皮卡开到了石滩上，车轮深陷其中。众人找来木板和石块将车轮抬起，再转到车后奋力推送，轮胎在石滩里擦出了黑烟。潮

水渐涨，只好叫来拖车救援。

长沙、青石子一带，原有人家居住，后来基本搬离干净，剩下日渐剥落残破的老屋。平日里荒草没膝，也没什么玩头。倒是青石子山坡底下向海面延伸数百米的水泥栈道（估计是先前运送石料所用），实在是野玩的好去处。记得八年前的中秋夜，几个朋友从超市买来冻鸡，用荷叶包了，外涂一层黄泥，说是要烤“叫花鸡”。众人来到水泥栈道，寻一处岩石堆生起火来——柴火是现成的，多半是潮水荡上来的。火苗燃起，载歌载舞的场景历历在目。走到栈道尽头，跟着摄影大师学拍星轨。拍够玩够了，折回岩石堆，把叫花鸡扔进炭火。半个多时辰后掀开炭火，剥开锡箔——哇，金黄冒油的叫花鸡出炉了……

这是螺塘线给我的印象——美好，却又带着几分残酷。

好在，这般美的山海风光终究会被世人所珍视。随着采石场的关闭和自然环境的恢复，2019年10月，改造后的螺塘线全新亮相通车。2022年，它入选全省首批“十大最美农村路”。道路建设过程中，沿线陆续引入了许多文旅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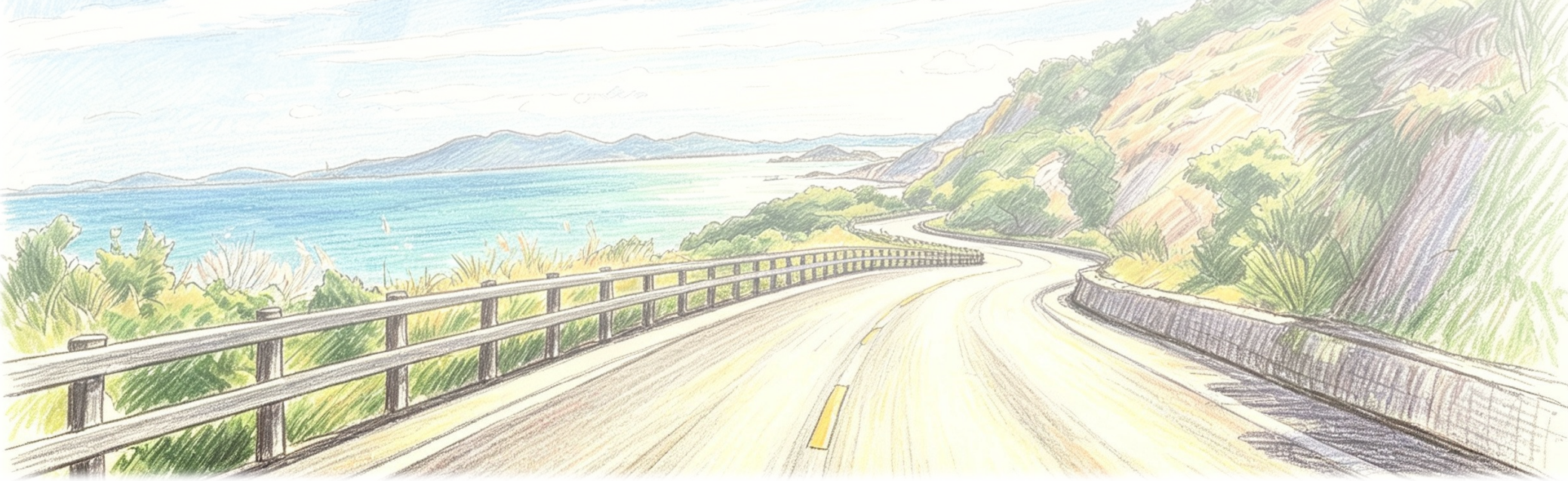
沿途的铁塔咖啡，现代又浪漫；青石子度假庄园，依半山而建，自然植被丰富，观海视野优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居住；长沙的石子滩营地也引入了管理，经过翻整的沙滩显得更加温和端庄；2023年11月底，总投资约30亿元的“那云·星辰大海上的天空之城”项目开建，通过矿坑修复与海洋岸线修复，融合“海上生明月”的设计理念，打造集住

宿、游乐、研学、婚庆于一体的综合性度假目的地。今年初，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一座白色建筑群镶嵌于山海之间——曾经裸露的矿山，正历经一场华丽的蝶变。这些年，“最美公路”一直进行着提升改造。去年7月开始，为进一步提升交通承载能力与旅游体验，启动观潮路口至塘头石子滩营段市政化改造……

今年暑假，我开电动车载着女儿从东港出发，再次踏上螺塘线“最美公路”，开启一段慢游时光。脚下是彩色路面，区分了非机动车道与机动车道，还辟出了绿道。眼前是冒绿的茶园，再远处是莲花洋上浮动的船只。沿途不时遇见摩托、骑友、拍客的身影。路过青石子庄园，我打趣道：“等你明年高考结束了，约几个好朋友住上一晚，体验一下又何妨？”女儿高兴地笑了。

路仍在翻修。一路上盛放的粉白相间的夹竹桃，陪伴我们一路前行。靠近长沙石子滩营地时，我和她讲起小时候来这里游玩的经历，那些远去的童年时光。女儿似懂非懂，但她也明白了——这是一片让父亲魂牵梦萦的山海。

或许，“最美公路”的美，不全在眼前的山海，也在那些散落其间的旧事与温情。比如童年的野趣、青春的欢聚、岁月的流转，还有此刻身边女儿的笑声。美丽啊，从来不是停在原地的风景，而是随着我们一路向前、在心里慢慢生长的东西。那份随行于心的美，大约就是这条“最美公路”留给我的，最温柔的慈悲。



AI制图